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 并相關資料

周婉窈 主編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

主編 周婉窈

工作小組：

蔡宗憲 · 林心如 · 莊明興 · 李國生
酒井郁 · 林欣宜 · 王興安 · 李文良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一九九七年一月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

主 編：周婉窈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台北市南港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 話：（02）788-0539

傳 真：（02）788-1956

郵撥帳號：17308795

印 刷 者：文太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908號5F

電 話：（02）223-9497

傳 真：（02）223-5102

版 次：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印 次：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1-1,500

定 價：新台幣200元

ISBN：957-671-465-6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序

近百年的台灣歷經清、日、民國三朝的統治，不僅台民生活發生調適問題，而且其國家與文化認同也遭到強力扭曲。台籍日本兵就是這種獨特歷史經驗所遺留的錯綜複雜問題，真是剪不斷、理還亂。他們在殖民時代，是日本國民，接受日式軍國主義教育，二次大戰期間身不由己地為日帝效命，戰後，又成為戰爭時是日本敵國的中華民國的國民。不錯，他們是台灣人，但文化、政治上，是日本人，或是中國人，或是單純台灣人呢？真是心有千千結，難分難解。再者，他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隨日本的戰敗，該如何評估？而他們的犧牲又由誰負責？由誰補償？這些問題由於台灣之回歸中國與國民政府之失去大陸退守台灣而複雜化，至今難以解決。無論如何，台籍日本兵是近代台灣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成為台灣史所要探究的課題。

本處周婉窈博士有鑑於此問題之重要性與嚴重性，曾邀張文義先生主講台籍日本兵問題。其後，又特開一研討會，邀集台籍日本兵本人現身說法，發抒其胸中感觸，期望一者了解本問題的多面性、複雜性，二者尋出解決補償問題的可行之道。本研討會進行得極為成功，不僅出席踴躍，而且發言內容豐富，深具史料價值。為此，周博士不畏繁難，將研討會記錄加以整理出版，以貢獻學界與社會，個人深表敬佩，並草此數語以賀本書之付梓。

黃富三 於中研院台史所
1996年10月16日

編者的話

「台籍日本兵歷史記憶」座談會的記錄終於出來了，做為主編，不由得鬆一口氣。座談會在去年三月十一日舉辦，距今已一年又九個月，可說拖延甚久，內心至為愧疚！唯一可稍自解的是，除了座談會記錄外，我們多整理了一些資料，使得這本書在內容上比較豐富一些。

整理「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記錄，看似簡單，其實非常繁雜困難。首先，發言者間雜使用了國、台、日三種語言，國、台語還容易整理，日語部份就困難重重。其次，發言內容涉及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時代背景、軍隊編制、南洋地名，以及各式人名，從錄音帶整理出來的往往和實際有很大的誤差。我們儘可能查證，也多次以電話覆詢。雖然如此，相信舛誤還是有的。

編輯這本書，絕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前後參與這項工作的助理們。座談會錄音帶最初由王興安、李文良與李國生三位先生整理成文字稿。林心如小姐長時間負責第一次的校訂與聯絡工作。出版前的密集校對和整理工作由蔡宗憲先生總其事，參與者有林欣宜小姐、李國生先生與莊明興先生。日文校對工作則由日本留學生酒井郁先生負責。除林心如小姐現在美國唸書外，他們都是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學生。最後階段的工作至為煩雜瑣碎，有賴蔡宗憲先生等人盡心協力，方能畢竟其事。封面和封底的舊明信片係張月華女士所提供；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教授為本書題字，使封面增麗不少；本所黃富三主任百忙中為本書寫序。在此一併致謝。

有幾件事必須在這裡略加說明。其一，座談會原來的名稱是「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為了避免書題過長，我們略去了「歷史經驗」四字。其次，本書的日文漢字採用繁體字。我們原先考慮過使用日文「當用漢字」的簡體字，但最後還是決定用繁體。理由

如下：一、我們的電腦磁片用的是中文繁體字，已校過多次，如由打字行重新打過，恐怕校不勝校，增加錯誤的機會；二、敗戰前的日本漢字其實是道地的繁體字，和中文的寫法沒什麼差別，如「臺」、「國」和「歸」字，一筆也不省略。受日本教育的前輩們也習慣寫繁體日文漢字，這可從他們的手稿得知。因此，我們採用了繁體漢字。第三，由於本所正式名稱用的是簡體的「台」，為求統一，全書「臺」字皆作「台」。第四，正文之校訂符號，若屬說明性質或編者按語，以（）表示，補字則以〔〕表示。末了須附帶說明的是，座談會記錄與其他地方頗出現一些憤懣、激越的言辭，我們照錄無誤，意在存真。另外，文中也頗見對座談會籌辦人的讚揚。身為主編，理當避譽，但一者為了保存原面目，再者，我相信任何「年輕人」只要處在同樣的位置，都會受到這群老前輩的稱譽。被遺忘的歷史永遠感謝有人願意聆聽。我受之有愧，但一想他們感謝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我」，也就不好刪掉原不該據為已有的謝辭。宜乎？否乎？洵非所知。

最後，我要謝謝各位老前輩們，沒有您們的參與，就沒有這本書。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從您們身上我學到許多東西，深深覺得知識像個大海，愈汎揚愈知道它的浩瀚無邊。這本書如果能稍微增加我們對戰爭下的台灣歷史的一點認識，就十分令人歡喜了。在編排的過程中，我得知至少有兩位老先生已離我們而去。每思及此，往往愧咎不能自己。天之不假人以歲月，果如是？！

周婉芬 一九九六年十月

於南港芬陀利室

目 次

序.....	i
編者的話.....	ii

一、「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記錄

致辭.....	1
第一場 海外戰地經驗.....	6
第二場 戰後心路歷程.....	32
第三場 索債求償問題.....	64
綜合討論.....	91

二、會後補述

中文部分.....	109
-----------	-----

李廣志 109	何陳清華 111	林阿貞 112
林堯衢 112	洪火灶 115	洪燦榮 116
柯景星 117	莊坤福 118	許昭榮 119
陳德勝 120	張賴朝邦 121	陳江火 123
陳順和 123	陳清香 125	陳郭桂 127
陳詩團 129	黃風信 130	黃添宗 131
黃清潭 131	詹萬金 134	劉德祿 135
蔣梅子 136	蔡新科 138	鄭星德 141
鄭連樹 143	盧永發 145	盧金水 147

日文部分.....	149
-----------	-----

李清波 149	林仙助 150	林福和 153
邱慶德 156	張文鋒 158	許聰菴 160
傅秀松 162	鄭永樂 165	簡傳枝 168

三、手稿輯錄

ギリギリの思い出.....	簡傳枝	169
台灣人派遣海南島之始末.....	胡先德	175
陳正雄來函	陳正雄	187

四、相關人士從軍資料表并備註.....207

索引 (附錄一)313

地圖 (附錄二)

致 辭

黃富三主任致辭

台籍日本兵一直是台灣史研究上被忽略的一個課題。首先，他們曾經是敵國政府的被統治者，他們的歷史經驗、心路歷程是台灣近代史的課題之一。我昨天剛剛讀完周婉窈最近的一篇文章〈歷史的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文中很委婉地道出日據時期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在戰後由於種種的政治因素而被刻意遺忘。個人認為這是不健康的作法。它增加了歷史的盲點，使原本就不完整的歷史擴大了它的失真性，甚至於扭曲性，對當事人的內心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傷害。我們必須正視。其次是台籍日本兵變成中國籍之後，他們應享的權利因而喪失，其中包括在戰爭中遭受傷亡者的賠償問題、存款的損失問題等。當其它國家的（席間簡振岳先生說：「不好意思，不知可否用台灣話說給我們聽？」編按：以下黃主任改用台語繼續致辭。）國民在戰爭中遭受傷害的問題都得到解決時，只有台籍日本兵的問題，至今仍是懸案，尙待解決。

總而言之，台史所有責任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幾個月前，敝所辦了台籍日本兵的演講會，由於出席者發言踴躍，欲罷不能，個人乃決定辦一個座談會，請諸位前輩列席，發表高見，這就是今天座談會的由來。

誠如大家所知，台史所成立才一年多，人手非常有限。周小姐非常能幹，不但在短期內動員所有的人力，而且也借到近史所如此完善的會場，舉辦一個規模不小的座談會，誠屬難得。謹藉此機會，感謝參與工作的人員。今天來參加的

貴賓相當多，但因討論的重點是在台籍日本兵，為多留點時間讓他們發言，無法在此一一介紹，相當抱歉。

院方對於台史所的研究工作與活動相當地支持，李遠哲院長今天因為率團赴金門訪問無法分身前來，但是很高興請到羅銅壁副院長來為我們說幾句話。羅副院長本身是經過兩個時代的人，也算是時代的見證者。我們歡迎羅副院長為我們說幾句話。

羅銅壁副院長致辭

黃主任、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我有機會來參加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覺得非常的高興。一個多月前黃主任跟我提起將要舉辦這個座談會，我當時覺得非常地興奮，並充滿期待。而今天這個座談會將要開幕了，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本人謹代表研究院，對各位的來臨表示最高的歡迎之意。這一次台史所選定這個時間舉行座談會，我想有各種不同的意義。但是最重要的是，時間過了五十多年，大家應該可以比較冷靜地把這個台籍日本兵的經驗當成歷史，然後也可以寫成台灣歷史的一個片段。剛剛黃主任也提到，目前五十多歲以上的台灣人大概都是經過所謂兩個政權的。從歷史上來看，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也是奇妙的命運。從個人來看，這是非常辛苦的，也是一種悲哀。不過我喜歡大家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它。其實剛剛黃主任也提到，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在民國三十三年，也就是昭和十九年，考進了台灣大學的前身，也就是台北帝國大學。一年之後，於民國三十四年三月，應召入營為大專兵（學徒兵），然後就馬上被編入台灣一三八六一部隊。這個部隊實際上是為了學徒兵而編制的。當時在北區有二個部隊，一三八六一及一三八六二。一三八

六一部隊主要是當時台北帝國大學的學生。其它的大專兵，包括高等學校等等，那就是在一三八六二部隊。我們進駐了淡水的水源頭，不到一個月就移駐到桃園的塔寮坑，然後八月十五號日本投降，我們就回到學校來。這五個多月，雖然說是當兵，但是對我們來說，身旁都是同學，除了班長、連長是現役軍人外，都是同學在一起。所以有一點是像學校軍訓野外演習的感受，也像是大家一起集體受訓的感覺。雖然是當過兵，但是沒有打仗的經驗。因此，我今天非常期待聽聽大家的經驗。

後來政權轉變了，到民國四十多年左右，經過四個禮拜的訓練後（特技預官班），我也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少尉，所以我也當過中華民國的軍人，但是也沒有打仗的經驗。今天舉辦這個座談會，我個人能來參與，我內心是非常興奮的。剛剛我也提到，今天台史所辦這個座談會是希望把這段過去當成是歷史來看，冷靜地回顧過去。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光臨，希望大家今天能夠在中研院的院區內度過一個非常快樂的週末。同時預祝座談會成功，謝謝各位。

周婉窈博士致辭

各位台籍日本兵前輩，各位來賓，早安！（台語：因為下面這一段話是要說給聽眾聽的，所以我先用國語說明。台灣的語言非常地混亂，很抱歉我先用國語說明。）黃主任要我報告籌辦這個座談會的主旨。我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歷史是我們對過去的記憶。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台灣的過去的記憶，有很大的偏失。五十年前，在座的前輩，都還是二

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生在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一分子，受日本教育，被教育成忠君愛國的青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引發第二次中日戰爭。後來更擴大為大東亞戰爭，構成二次大戰的亞洲戰場。台灣人作為日本國民，被動員參與日本的對外征戰。隨著日本戰區的無限擴大，台灣人的足跡遍及中國華中、華南以及今天的東南亞，遠至澳洲北邊的新幾內亞。

五十年前的今天，在座的許多老前輩正開始他們一生中最難忘懷的經驗，在饑餓和疾病中走過死蔭的山谷，眼看著戰友一個個倒下去。譬如，在座的一位前輩，曾經和九百多位的戰友一起撤退，到達目的地卻只有他一個人存活。他們經過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一九四六年陸續回到台灣的故鄉時，卻發現彷彿回到了外國。他們喪失了日本國籍，突然間變成了中國人，然而，新政府倒行逆施，使他們在文化和政治認同上出現極大的危機，個人從識字變成文盲。這種痛苦和錯亂，若不是身歷其境，恐怕很難了解。二二八以後，他們更是成為一群沒有聲音的人。他們是台灣歷史斷層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被歷史遺忘的一個世代。過去，我們的歷史教育完全抹殺這段歷史，以至於年輕人對台灣人的這段過去，毫無所知。今天我們要重建台灣的歷史記憶，不能忽略影響戰後台灣最直接的戰爭期歷史，以及戰爭期間台灣人的共同經驗和集體心靈。我們相信，了解他們那一代人的感情和邏輯，有助於我們了解今天的台灣。我們是本著這樣的信念舉辦這個座談會。這只是個開始，往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這裏，我有必要說明「台籍日本兵」的涵義。戰爭期間被動員到海外參與日本的戰地工作的台灣人很多，不全都是正式軍人。有軍屬、醫護人員和技術人員等等。到目前為

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名詞可以概括全部的人。「台籍日本兵」在我們的用法，是擴大解釋。「兵」，廣義來說，就是兵卒的意思（攏是兵卒仔）。台灣人無論是不是正式軍人，都是日本軍方在戰爭佈局中的小棋子、小卒仔。「台籍日本兵」，也可以包括女護士。這是我們用「台籍日本兵」而不稱他們為「台籍日本軍人」的原因。

最後我要提的一點，是關於座談會的語言問題。許多老前輩都向我表示想用日語發言，因為只有用日語才能比較確切地表達他們內心的感受。但是考慮到大部分的觀眾聽不懂日語，我建議他們用台語或國語作為主體來發言，遇到特定名詞時才用日語。我知道我的要求不是很有道理。我在國外唸過書，深深知道一個人要用第二語言來表達內心最深切的感覺，是相當困難的。他們這一個世代是語言斷層的最大受害者，今天還要遷就我們，用第二語言來表達在日語情境下發生的故事，實在很難為他們。我覺得我們不要把語言看得太政治性，語言最原始的作用就是溝通，就讓我們試著去聽懂他們的話，試著去了解他們的感情和邏輯吧！

（台語）各位前輩，今日真歡喜，也真榮幸，也當（可以）邀請您們來參加台灣史研究所的座談會，現身說法，為歷史作見證。因為大多數的聽眾，日語聽無，希望大家也當（可以）儘量用台語，或者是國語來發言，特別的名詞，才用日語。這點請您們多多包涵。多謝各位！

第一場：海外戰地經驗

主持人：周婉窈

報告人：林堯衢、黃玉緞、劉英輝、劉德祿、
張聯欣、謝天來

主持人：

第一場座談會首先由各報告人每人報告十分鐘。在第八分鐘的時候，會有鈴聲提醒，提醒的鈴聲是一響；在第十分鐘時，負責計時的人會以鈴聲二響來表示時間已到。請各位前輩能依照我們事先的約束，儘量把握時間，不要超過十分鐘。

現在請第一位報告人，陸軍第一期志願兵林堯衢先生，來談當時台灣青年對「志願兵」制度的反應。

講題：台灣青年的「志願兵」熱

林堯衢：

今天我覺得非常的榮幸，能來參加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首先要感謝主辦單位能給我這個機會，特別是周博士，她非常地熱心，打電話給我，並提供題目，要我來這邊談幾句我過去擔任日本兵的經驗。我現在就要來說我過去做日本志願兵，被召集到菲律賓出征的戰地經驗。

我是第一期的志願兵，是陸軍的志願兵。在昭和十七年十二月進入台灣志願兵在六張犁的訓練所，受訓六個月後，

在昭和十八年七月收到召集令，奉命入營，進入鳳山第十部隊。待在部隊中沒幾天，就出發前往菲律賓。快到菲律賓的地方，在離馬尼拉灣還有一大段距離前，會先經過コレヒドール（Corregidor Island；柯里幾多島），這是在菲律賓攻略戰時非常難以進攻的要塞。經過這個島嶼，進入馬尼拉灣。進到了港灣看到那邊的人穿著青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等等所謂原色的衣服，那時才感覺已經來到了外國。因為那時候我們台灣人的穿著，要不是白的，就是黑色或灰色，沒有花紅柳綠的衣衫。所以一到那個地方，一看到那種衣服，才知道原來已經來到了外國。

進入部隊，受了六個月的基礎訓練。我們部隊是輸送部隊，即「自動車部隊」，部隊名稱是「比島派遣軍渡一七四二部隊」，是一自動車的獨立大隊，名稱是「台灣軍獨立第六十三自動車大隊」。經過六個月的訓練，大部份的人就可以獲得駕駛執照。得到駕駛執照以後，本來可以接替老兵的位置，當駕駛員。但是因為時局的變化，那時已經是昭和十九年，昭和十九年那時美軍已經來進攻レイテ(Leyte；萊特)島。雖然當時的兵員都不知道那個情況，但是都可以感覺到戰局的緊迫。所以新兵無法代替老兵來擔任駕駛員的工作，仍然由老兵來擔任駕駛。這是因為戰地的變化非常的大，新手無法順應。整個大隊約有一千餘人，分成大隊本部及五個中隊等六個單位，我是屬於第一中隊。第一中隊及第三中隊是在呂宋本島擔任輸送的任務。呂宋本島非常的廣闊，但是南北、東西各地我們都曾到達過。最北邊來到和台灣南部遙遙相望のアパリ(Aparri；阿帕里)；最南到レガスピ(Legaspi；雷加斯比)，即馬尼拉再往南約五百多公里的地方。另外，東邊跟西邊也都去過。

在擔任輸送工作的過程中，有一件我最難忘懷的經驗，在此想要報告給各位參考。這個經驗若不是到過戰地的人，是很難能夠有的經驗。因為我是屬於輸送部隊，所以常擔任特別的任務。有一回我就目睹了神風特攻隊將要出擊的場面。神風特攻隊的隊員都是二十歲以下，大約是十七、八歲的少年團仔。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一回，地點是在馬尼拉近郊的サン・ニコラス（San Nicolas）飛行場，就是現在馬尼拉的國際機場，那時候是軍用機場。在出擊前，他們在機場的入口處，擺了桌子，上級也替他們準備了大瓶的（一升瓶）日本清酒。將要出擊的特攻隊隊員，都在頭上綁了白布條，正面的中間印上了日本國旗的「日の丸」。他們將要出擊時的那種場面和氣氛，外人看來或許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他們嚴肅的面貌，就是即將赴死的氣氛，讓人看起來肅然起敬。

另外一點是，我們在擔任輸送任務期間，在昭和十九年，已經是戰況非常惡劣的時期，自馬尼拉載一些特攻隊的「快艇」，「快艇」就是高速のモーターボート（motorboat）。那是寬大約四、五尺（一尺約二十公分），長五米大的モーターボート。用那個要載二粒大約是五十加侖汽油桶那麼大的爆雷——ばくらい，連人帶艇去攻擊敵艦。特攻隊的隊員是陸軍，是十六歲，頂多是十八歲的少年團仔。我們把他們載到離馬尼拉約三百公里的東海岸一個叫インファンタ的小漁港。那小漁港大概只有四、五十戶的民家。他們下車整隊時，一看都是團仔面。他們出發的場面我沒親眼見到，但是他們集合接受隊長訓示的態度，有以死報國的決心顯露於眉宇之間。與神風特攻隊出擊前的場面完全相同，讓人看起來是非常地感動。我想在座的各位戰友，也有相當的經驗。以上是我簡單的說明，多謝各位。

主持人：

謝謝林先生，以下我們請第二位報告人黃玉緞女士。黃女士是以「看護婦」（護士）的身份被派遣到菲律賓。黃女士因為怕沒有辦法講完，所以她提供了三頁的資料，在各位的資料袋中，各位可以一起參考。現在我們就請黃女士來談一談她的經驗。黃女士，請。

講題：派遣菲律賓戰地的「白衣天使」

黃玉緞：

周博士、各位學術界的學者，大家好。**International** マスコミ（**mass communication**），**welcome!** 還有，各位戰友，未曾謀面的戰友，大家好！今天，周博士關懷我們大家，對我們厚愛，百忙中舉辦了這個空前的座談會，真是感謝。因為只有短短的十分鐘，再加上語言因素，怕講不完整，所以我附了一項資料給大家。因為我們大家已經把這悲慘放在心裡面五十年了，很久很久的時間了，而且今天落個有勞無功。所以雖然我只能說十分鐘，但是沒關係，我還是儘量講，講出滿腹的心酸與委屈。

台灣是在一八九五年經過馬關條約割給日本，自馬關條約至今，剛好一百年。一世紀兩個朝代，對我們來說，好像是被人家趕鴨子似的，人家要我們做那一國的國民，我們就要做那一國的國民。以我來說，因為我的上一代歸化日本國，當然我是日本國的國民，這是歷史的事實，能說是誰的錯？我想這是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我們所受過的教育是日本的大和民族教育，二千六百年的歷史，天照大神……等等，